

# 瓦尔登湖



上海文艺书店

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  
李 暮 译

 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

〔美〕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  
李 暮 译

# 瓦尔登湖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瓦尔登湖/[美]亨利·戴维·梭罗著;李暮译. —上海:  
上海三联书店, 2008.1

ISBN 978-7-5426-2711-7

I.瓦... II.①亨...②李... III.游记-作品集-美国-近代  
IV.I7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202393号

## 瓦尔登湖

---

著 者/[美]亨利·戴维·梭罗

译 者/李 暮

责任编辑/戴 俊

装帧设计/ 灵动视线  
TEL: 010-65261102

监 制/研 发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/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

版 次/2008年1月第1版

印 次/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/787×1092 1/16

字 数/232千字

印 张/16.25

---

ISBN 978-7-5426-2711-7/I·359

定 价: 28.00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经济篇 .....          | 1   |
| 补充诗篇 .....         | 63  |
| 穷困的托词 .....        | 63  |
| 我生活的地方；我为何生活 ..... | 64  |
| 阅 读 .....          | 78  |
| 声 音 .....          | 87  |
| 寂 寞.....           | 102 |
| 访 客.....           | 110 |
| 种 豆.....           | 122 |
| 村 子.....           | 132 |
| 湖.....             | 136 |
| 贝克田庄.....          | 158 |
| 更高的规律.....         | 165 |
| 禽兽为邻.....          | 175 |
| 室内的取暖.....         | 186 |
| 旧居民；冬天的访客.....     | 199 |
| 冬天的禽兽.....         | 210 |
| 冬天的湖.....          | 219 |
| 春 天.....           | 231 |
| 结束语.....           | 247 |

## 经济篇

下面的这些文字，这些篇幅，是我在享受孤独的生活时候写出来的。在森林中，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，瓦尔登湖的湖岸上，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，方圆一英里之内，没有任何居民，在这里我只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。在那里，我住了两年又两个月。可是目前，我又像一个过客一样回到匆匆的文明社会里。

要不是市民们千方百计地打听我的生活方式，我本不会拿私事来占有读者们的时间，总感觉有些唐突。有些人说我这个生活方式怪僻，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，这是我的生活，我觉得非常自然，合情合理。有些人问我吃什么呢，是否感到寂寞，问我害怕吗，等等。另有些人还好奇得很，想知道我的哪一部分收入捐给慈善事业了，还有一些人，家里吃饭的人多，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孩子。所以这本书在答复这一类的问题时，请对我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给以谅解。许多书，避而不用所谓第一人称的“我”字；本书是用的；这本书的特点便是“我”字用得特别多。其实，无论什么书都是第一人称在发言，我们却常把这点忘掉了。如果我的知人之深，比得上我的自知之明，我就不会畅谈自我，谈那么多了。不幸我阅历浅陋，我只得局限于这一个主题。不过，我对于每一个作家，都不仅仅要求他写他听来的别人的生活，还要求他迟早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，写得好像是他从远方寄给亲人似的；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，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了。下面的这些文字，对于清寒的学生，或许特别地适宜。至于其余的读者，我想他们是会取其适用的。因为，没有人会削足适履的；只有合乎尺寸的衣履，才

能对一个人有用。

我在这里想说的并不是中国人和桑威奇岛人的传奇故事，我要说的是我的读者的事情，也就是你们，我要说你们在新英格兰生活的遭遇，特别是关于生逢此世的本地居民的身外之物或环境的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，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；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；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改善呢？我在康科德曾到过许多地区；无论在店铺、在办公室、在田野，到处我都看到，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，从事着成千种的惊人苦役。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，坐在四面火焰之中，眼盯着太阳，或在烈火的上面对悬着身体；或侧转了头望青天，“直到他们无法恢复原状，更因为脖子是扭转的，所以除了液体，别的食品都不能流入胃囊中”，或者，用一条铁链，把自己终生锁在一株树下；或者，像毛毛虫一样，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；或者，他们独脚站立在柱子顶上——然而啊，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，更使人心惊肉跳。赫拉克勒斯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，简直不算一回事，因为他一共也只有十二个，做完就完了，可是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的邻人杀死或捕获过任何怪兽，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。他们也没有依俄拉斯那样的勇猛的手下赫拉克勒斯，他用火红的烙铁来灼杀那个九头怪——要知道，这个怪物的脑袋被割去一个就会立刻长出两个来。

我看见年轻的人，我的邻居，不幸是他们生下地来就继承了田地、庐舍、谷仓、牛羊和农具；得到它们倒是容易，要摆脱它们的束缚却困难得多。他们不如诞生在空荡荡的牧场上，只有狼来给他们喂奶，这样他们也许会洞悉自己的命运是如此地贫瘠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？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，而更多人却命里注定了只能在尘土中啄食？为什么他们刚生下来，就得自掘坟墓？他们想象一个人一样活下去就必须承担这里所有的艰难，一个劲儿地做工，尽可能

地把光景过得好些。我曾遇见过多少个永远也不得解脱的可怜的灵魂啊！在生命的重负之下，几乎要窒息了，他们在命运里爬动，推动他们前面的一个七十五英尺长，四十英尺宽的大谷仓，一个从未打扫过的臭气熏天的奥吉亚斯的牛圈，还有那些上百英亩土地，锄地、除草，还要放牧和护林！就是这样吧，另一些并没有继承产业的人，固然没有这种祖上传下来的好家业得以坐享其成，却也不得不为了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，卑微地挣扎着活下去，拼命干活，拼命干活。

人可是在这个错误中盲目的生存。时间这个铁犁刨开土地，健美的肉体很快会被覆盖在泥土里，化为泥土中的肥料。像一本经书里说的：一种似是而非的命运支配了人，我们称为这是“必然”，人们所积累的财富，被飞蛾吞噬和锈霉腐蚀，甚至还会招来了齷齪的盗贼。这是一个愚蠢的生命，愚顽不灵，等待自己临死的时候他们终究会明白过来这是个错误。据说，杜卡利盎和彼尔在创造人类时，不过是随便拿石头扔到背后去。依据是这样描述：

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，  
历尽千辛万苦，  
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。

后来，罗利也吟咏了两句很有影响的诗歌：

人心经石之变，一起陷入生存艰辛的沉默，  
怎样证明，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。

这错误的神示被盲目地信任，而他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，看也不看它们坠落到什么地方。

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，也仅仅因为无知和

错误，大多数人满载着虚构的忧虑，没完没了地干自己的粗活，却采集不到生命的美果。操劳过度，使他们的拇指粗笨，颤抖得厉害，还谈什么享受生活美果。真的，劳动的人，一天又一天，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；他甚至无法维持自身与周遭人的关系；他的劳动，一到市场上，总是跌价。除了做个机器，他没时间来做别的。他怎能洞察自己是无知的呢？他是全靠自己的无知活下来的——他不经常绞尽脑汁吗？在评说他们之前，我们理应先穿暖、吃饱，用我们的良心激情使他恢复健康，而不是去剥削他们。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品格，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，必须小心谨慎、时时警惕才能保存下来。然而，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如此温暖地相处过。

我们都知道，读者之中，有人是穷困的，觉得生活不容易，有时候，甚至可以说连气也喘不过来。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，有人不能吃饱，上顿不接下顿，更没钱添置一件像样的衣服，好容易忙里偷了闲，读这几页文字，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偷来的时间。你们这许多人过的是何等卑微、躲来躲去的生活啊！我知道，我早就从世俗中看穿了这种尴尬；你们时常进退维谷，要想做成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，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，拉丁文的所谓 *aes alienum*——别人的铜币中，就是这些铜臭味的金属铸造的泥沼；就在别人的铜钱中，你们生了，死了，最后被埋掉了；你们答应了明天还清债务，明天偿清，明天……可是今天到了，你却死了，而债务还未了结；你们求恩、乞怜、请求照顾、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；你们撒谎、拍马、投票，把自己缩进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硬壳里，或者吹嘘自己，摆出一副眼花缭乱的慷慨大度的样子，就是为了你们的邻人信任你，让你们给他们做鞋子、帽子、上衣、车辆，甚至让你们给他们代买食品；就这样，你们在一只破箱笼里，或者在肮脏的墙洞里用一只袜子藏钱，或者塞在银行的砖屋里，觉得踏实了。只是不知道，不管塞在哪里，塞多少，更不管那数目多么微少，害怕生病



没钱而拼命攒钱，反而把你们自己弄得病倒了。

我很惊讶，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轻率，竟然从外国贩卖黑奴，实行罪恶昭彰的奴役制度。有那么多暴虐奴隶主，娴熟地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奴隶。南方的监守人刻毒势利，北方的监守人更坏，但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狠辣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谈什么——人的神圣！看大路上的赶马人，日夜不停地向市场上赶路，在他们的内心里，残存着什么神圣的思想呢？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！和运输的赢利相比较，他们命都不要了？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吗？他们有什么神圣，有什么不朽呢？请看他们匍匐潜行，一整天里战战兢兢，神圣和不朽离他们十万八千里！他们看到自己的行业，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这种名称的人。和我们的自知之明相比较，公众舆论这暴戾的君主也显得微弱无力。正是一个怎么看待自己，决定了此人的命运，指向了他的归宿。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，为什么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来促进这件事情呢。再请想一想，这个大陆上的女人们，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，说是为了临死的时候用，她们不懂什么才是自己的命运！仿佛这时间永远也消磨不掉。

许许多多的人过着平静而又绝望的生活。所谓的听天由命，便是根深蒂固的绝望。从绝望的城市到绝望的国家，你得靠水貂和麝鼠般的勇气来安慰自己。甚至在人类所谓的运动与娱乐之下，也隐藏着一成不变的、无意识的绝望。其实，那不是娱乐，因为它是劳作的结果。它只是一种明智的、不铤而走险的特征。

用回答教学法的话来说，当我们考虑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，什么是生活的真正需要，什么是生活的手段的时候，看来人们似乎是故意选择了同一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们对它偏爱超过对其它的生活方式。可是，他们又坦白地认为，除此之外别无其它选择。不过，但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，太阳终古常新。抛弃偏见，无论何时都不会太迟。不论是多么古老的想法或做法，只要

缺乏佐证，都不足信。今天人们随声附和或默认为是真理的，明天就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，不过是如同烟云般的想法而已，而有些人却曾将这烟云奉作能够为田园普降甘露的雨云。古人说你做不到的，你试过之后却发现能够做到。古法施于古人，新法施于新人。古人也许由于知识贫乏，不懂得添加新燃料来促使火焰燃烧不熄；新人在罐子下放一小块木柴，便能让它像飞鸟一样掠过天空，正如俗话说的那样，“气死老头子”。作为导师，年迈的并不一定会比年轻的更称职，甚至也未必能比得上年轻的，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，却也损失过更多东西。人人几乎都怀疑，最聪明的人是否能单凭活着就可以获得任何有绝对价值的知识。实际上，老年人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劝告可以给年轻人，正如他们必然会承认的那样，他们的个人经验是那么片面，他们的生活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又是那么令人沮丧的失败。也许是由于他们还残留着某些信仰的缘故，他们的经验具有某种假像，其实，他们只不过是没那么年轻罢了。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大约三十年了，我还未从长辈那儿听到过一句真正有价值的忠告，甚至连句真诚的劝告都没有。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，也许他们也无法中肯地告诉我任何事情。生活就在这儿。它是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未尝试过的试验。他人的尝试对我并无裨益。如果我有什么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的话，我肯定会想到，我的导师根本就没跟我说过这些。

一个农民对我说：“光吃蔬菜是不行的，蔬菜不能全面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营养。”于是，他每天便虔诚地贡献出他的一部分时间，来获得那些养料以供给他骨骼的需要；他一边说，一边在耕牛后面走，这耕牛，用蔬菜培养了它的骨骼，来拖动他和他的木犁前进，什么也阻挡不了。某些事物，在某些场合，比如在最无告的病人们中间，是生命的必需资料，然而在另一些场合，却成了奢侈品，如再换了另外的场合，可能这些就是根本闻所未闻的东西。

人类生命的全部境地在一些人看来，无论在高山之巅或低陷之谷，都已给先驱者走遍，所有东西都关注到了。按照伊夫林的话：“智慧的所罗门曾下令制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；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，你过多长时间可以到邻居的田地里收集橡实而不算偷盗，并曾规定必须多少份额理当归属于邻居。”希波克拉底对我们如何剪指甲都留下了秘方，剪得不要太短或太长，应与指头等齐。毫无疑问，那种把生命的变易和欢乐全都消耗殆尽的乏味和郁闷，就像亚当一样古老。然而，人的力量还从未被彻底估量呢；我们不能根据先例判断人还能干什么，人做得实在是太少了。不论你以前经历过怎样的失败，“别因此一蹶不振，我的孩子，谁能指派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情呢？”

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实验来测定我们的生命；比如说，同一颗太阳晒熟了我的豆子，同时也照亮了如同我们的星球一样的星系。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，那就能预防若干的错误。例如我在夜晚锄草。众多星星奇妙无比的、三角形的尖顶！宇宙各个角落，有多少远远隔开的不同的物种却会在同一时刻注视着同一个东西！正如我们的各种机体一样，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千变万化的。谁能说清楚生命会给另一个人提供什么前景吗？难道还有比一瞬之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观察更伟大的奇迹吗？我们本应该在一定的时光里经历所有的时代；是的，甚至经历了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。历史、诗歌、神话！——我知道阅读别人的经验总不会比阅读历史、诗歌和神话更能令人惊诧、详尽呢。

凡我的邻人说是好的，有很大一部分我相信我内心恰恰认为不好，至于我，如果要是有所忏悔，那很可能会是我的良好行为。是什么魔鬼附身，使我的品行这样善良？老年人啊，你也许说了你觉得最智慧的话，你已经活了七八十年了，赢得了一种名誉，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，要我远离这一套。新的世代抛弃前一代的业绩，如同遗弃搁浅的破船。

我想，我们可以相信很多东西，哪怕我们实际上并不相信也

并无大碍。我们对自己的关怀能放弃多少，而在别的地方诚实地给与一些关怀。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，也能迁就我们的弱点。一些人没完没了的焦虑几乎成了难以医治的疾病形式。我们生性就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；可是有多少工作我们根本没有去做！要是我们病倒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多么谨慎！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，我们尽可能避免它，白天时时刻刻保持警惕，到夜晚违心地祈祷着，然后把自己托付给各种摇摆不定的命数。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和真诚，崇敬我们的生命，而拒绝各种变革的可能。我们说，这就是唯一的方式；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，而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。一切变革都是一种思考的奇迹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变成奇迹。孔子说过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只要有一个人将想象的事实归纳为理解的事实，我敢说，他最后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营造起他自己的生活会。

让我们思考一下，我前面所说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又是些什么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什么，有多少需要我们费心对付，或者至少小心对待。虽然生活在表面文明的社会中，我们若能过一种原始的或者开荒的生活，还是有益处的，这样就知道生活所需的大概必需品是什么，及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必需品，甚至翻一翻商人的旧流水账，看看商店里经常出售些什么，储存什么，也就是说，最粗糙的杂货是什么。时代虽然在演进，却未对人之生存的基本法则产生多少影响，好比我们的骨骼，与我们祖先的骨骼放在一起，大概是不容易区别出来的。

所谓生活必需品，从字眼上讲，是指一切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获得的一切；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，或者长期使用成为必需，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这样举足轻重的意义，即使有人尝试着不要它，不管是出于野蛮还是贫穷，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，都很难做到。对许多人来说，从这种意义上讲，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，那就是食物。对大草原上的野牛来说，只需要几英

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一些冷水；另外也就是在森林或者山阴处寻找栖身之处。野兽的生存，只需要食物和栖身。但人类，在这种气候条件下，其生活之必需品可分为：食物、住宅、衣服和燃料；除非确保这几种东西，否则我们是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，更别说享有自由与奢望成功了。人不仅发明了屋子，还发明了衣服，发现了熟食；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度，后来渐渐知道使用火，起先以为它是奢侈品，渐渐习惯之后，烤火取暖最终也成了必需品。我们看到，猫狗也同样地获得了这个第二天性。居住得当，穿着得当，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量，若我们住得过暖、穿得过厚，或烤火烤得太热时，外部的热量比我们体内的热量更多，岂不是说在烹制人体了吗？自然科学家——达尔文谈及火地岛的居民说，当他自己一伙人穿得严严实实围火而坐，尚且不觉得热，而那些赤身露体的土著人在老远的地方待着，却使人感到惊诧不已，他们“这样远距离火焰烘烤得竟然汗流浹背了”。同样，据说新荷兰人光着身体走来走去安然无恙，欧洲人穿了衣服还在发抖呢。这些野蛮人的结实和文明人的睿智，难道不能媲美吗？按照李比希的说法，人体是一只炉子，食物即燃料，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。冷天我们吃得多，天热时我们吃得少。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，一旦内燃过快，疾病和死亡便会不期而至；或者因为燃料没有了，或者因为通风装置出了毛病，火就会熄灭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，但是作为比喻却是再恰当不过的。所以，从上面的陈述来看，动物生命这一说法和动物体温这一说法几近相同：食物，被视为内燃的燃料——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，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，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——住处和衣服也只是留住由燃料产生和吸收的热量。

对人体而言，最大的必需品是取暖，保持我们的体温，保持我们体内的性命攸关的热量。我们是何等地辛苦，不仅要设法获得我们的食物、衣服和住所，还要为了我们的床铺——那些夜晚

的衣服而辛苦着，不惜掠夺鸟巢和羽毛来营造这种居所之中的栖身之地，就像鼯鼠住在地窟尽头草叶的床中一样！可怜人常常叫苦，说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；身体上也好，社会上也罢，我直截了当地把我们的大部分病症归结于饱受风寒。在若干地区，夏天给人以天堂般的生活。燃料，在那里除了烹制食物，别的都不需要；太阳是它的火焰，许多果实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变熟了；大体说来，食物总是多种多样，而且又容易到手，衣服和住所却几乎全部或者部分成为不需之物，或者说有一半是用不到的。当今之日，在我国内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生活的必需品也不过寥寥几种：一把刀，一柄斧头，一把铲子，一辆手推车，如此而已，对于好学的人，一盏灯和一些文具，再加上几本书，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，无需费大力气便可获得。然而有些人就不大明智，跑到地球的另一半，跑到蛮荒的、不卫生的区域里，做了十年二十年买卖，为了可以生活下去——就是说，为了使他们能舒适而温暖——最后还是死在了新英格兰。奢侈的人不单保持舒服的温暖，而且热得不自然；一如我前边说过的，他们是在烹制肉体，自然是很时髦地被烘烤的。

大部分的奢侈品，以及所谓生活的舒适，非但没有必要，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。就奢侈和舒适来说，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。中国、印度、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物，外部生活比谁都贫穷，内心生活却比谁都富有。我们都不够理解他们。然而很显然，我们居然对于他们知道得不少呢。近代那些改革者，各民族的救星，生活状况也都是这样。只有站在我们所谓的甘贫乐苦这有利地位上，才能对人类的生活公允对待，明智观察。无论在农业，商业，文学或艺术中，享受奢侈的生活到头来必然结出奢侈的果。当今之日，哲学教授满天飞，哲学家却一个没有。然而教授头衔令人羡慕，因为有教授头衔可以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。不过，要做一个哲学家的活，不但要有深邃的思想，甚至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，而且要对

智慧情有独钟，从而对其内涵心领神会，过着一种简单、独立、大度、信任的生活。哲学家是要解决生命的一些问题，不但要在理论上，而且要在实践中解决。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，通常不是帝王式的，也不是英豪式的，反而是朝臣式的成功。他们对付生活靠的只是循规蹈矩，像他们的父辈一般，所以一点不能成为高尚人类的典范。不过，为什么人类一直在退化呢？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的？奢侈的实质是什么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能否确定自己并未这样？哲学家即使在他的外部生活形式里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。不像他同时代人那样地吃喝、居住、穿着、取暖。一个人既是哲学家，怎么会没有比别人更好的方法维持他的生命的热量呢？

一个人在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，接下来他还想做什么呢？当然不会是同样的生活必需品。他会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，更大更豪华的房子，更多更精美的衣服，更多更持久灼热的火炉，无非如此而已。他在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之后，不是贪得无厌地再获取，而是另有选择；那就是说，在生活上大胆进取开始了，现在他要向生命挑战了。泥土有利于种子生长，因为泥土使它的胚根向下延伸，然后也许要把它的根茎信心十足地向上扎去。人为什么在泥土里扎了根之后，不能用同样的劲头向上升向天空呢？——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需要远离地面的、最后在空气和阳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，而不像对待比较低等的蔬菜，哪怕是两年生的植物，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以后，而且常被摘去顶枝，这样一来，多数人在其花朵怒放的季节反倒不认识它们了。

我可不想给一些性格坚强、体格勇猛的人定什么条条框框，他们不论在天堂地狱，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他们或许大兴土木兴建豪宅，挥霍得更厉害，却不至于因此而穷愁潦倒，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——如果确实像人们梦想着的，有这样的刚勇之人，我也不愿给另一种人定出规则，他们是从事物的现状中

寻找勇气和灵感的人，像情人一样热烈地珍爱现实——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自己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；还有那些人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如鱼得水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的现状，我是不会向他们说什么的。我针对的只是那些为数不少的牢骚满腹之人，他们在应该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，却偏偏只是无精打采地抱怨自己生不逢时、命运多舛。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，没完没了地诉苦抱怨，因为正如他们所说，他们是尽了他们的职责的。但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，他们看样子阔气，而实际上是所有阶层中最贫穷的人，尽管他们已积蓄了一些钱财，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，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，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黄金的枷锁。

如果我有心想讲一讲我曾希望如何度过往昔岁月中的生命，说出来的情况也许会让那些多少知道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意外，更会使对我不熟悉的人大为惊讶。我只提及我心头的几件事情就可以了。

无论阴晴圆缺、白昼黑夜，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，并在我的手杖上刻下记痕；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正是现在，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。请原谅我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达，我的职业比大多数人的有更多的秘密。不是我有意要吊人胃口，而是我这种职业的特点就是这样。我非常愿把所知的全都说出来，永远不会在我的门上写上“不准入内”的告示。

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、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，至今我仍在找寻。我对许多路人描述它们的情况、踪迹以及它们会有怎样的叫唤。我曾遇到过一二人，他们曾听见了那条猎犬的叫声和奔马的蹄声，甚至还看到斑鸠没入白云中。他们也非常急切追寻它们回来，好像是她们自己丢失了它们。

不仅要观看日出和黎明，如果可能，还要目睹大自然本身。多少个冬夏黎明，还没有一家邻居起来忙自家的事情时，我就出外做我的事情了。许多居民肯定都曾见到我办完事情回来，他们



中有晨曦中赶往波士顿的农夫，也有干活的樵夫，都遇到过我。诚然，我虽没有具体地助日出以一臂之力，但是，毫无疑问，我是太阳升起的见证者。

多少个寒来暑往，我在城外度过，试图捕捉风中的动静，倾听并把它传布开来。我在倾听中几乎投下全部资额本，不顾一切地迎着寒风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如果风声中有两党政治的信息，一定是抢到要闻的各大报纸已经发表的内容。那时候，守望在高岗或树梢的观察台上，把捕捉到的点滴新闻用电文发送出去，或守候在山巅黄昏中，等待夜幕降落，我也许会趁机逮住什么东西，尽管我抓到的从来没多少，可这仅有的天赐之物，也将会在太阳底下渐渐消融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一家报纸的记者，刊物发行量不是很大，而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适合发表的，所以，作家们都有同感，我辛勤写作得到的只是我付出的辛苦。不过在这件事上，辛勤写作就是它自身的报酬。

很多年来，我自封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督察员，并且忠于职守；我也是测量员，虽不测量公路，却测量森林小径和捷径，并保持它们畅通无阻；另外我又是架了桥的一年四季可以通行的峡谷的巡查员，自有大众在上面穿行，证明了它们的便利。

我也曾守护过城区的野兽群，因为它们跳过围栏让一个守信用的牧人吃了不少苦头；对于人迹罕到的田庄的角隅，我也格外注意；却不大知道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；因为这可不是我该管的事情了。我给红色的越橘，沙地上的樱桃树和荨麻，红松，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都浇过水，要不它们在干旱的季节里会干死的。

总而言之，我这样子干了很久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兢兢业业地管理我的这些事情，直到后来才越来越明白了，市民们根本不会把我算入镇上的公职人员之列，也不愿意给我一笔小小的薪水，让我挂个职务头衔。我的账单，我可以发誓是很仔细的，